

孩子们喜欢的

科学童话

高 帆 / 主编

外国部分(下)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奇特幻想故事集

孩子们喜欢的科学童话

(外国部分下)

高 帆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孩子们喜欢的科学童话(外国部分下)/高帆主编.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4

(新奇特幻想故事集)

ISBN 978-7-206-08840-7

I. ①绿…

II. ①高…

III. ①儿童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①I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7249号

孩子们喜欢的科学童话(外国部分下)

主 编:高 帆

责任编辑:郭 威 封面设计:孙浩瀚

制 作: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3.5 字 数:16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8840-7

版 次: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八音盒里的城市	(俄罗斯) 符·奥陀耶夫斯基
一棵苹果树的来历	(俄罗斯) 乌申斯基
木工场里的争吵	(俄罗斯) 伊林
丑云杉	(俄罗斯) 佩尔米亚克
严寒哥哥和严寒弟弟	(俄罗斯) 米哈伊洛夫
秘密	(俄罗斯) 尼·巴甫洛娃
秋天的蝴蝶	(俄罗斯) 尼巴甫洛娃
水里居民	(俄罗斯) 尼巴甫洛娃
透光的小屋	(摩尔达维亚) 万格利
蒲公英	(南斯拉夫) 格·奥璐依奇
海蟒	(丹麦) 安徒生
奥拉滑雪奇遇记	(瑞典) 贝斯科夫
朱童和朱重	(挪威) 埃格纳
小鸭游大城	(挪威) 埃格纳
太阳请假的时候	(德国) 柏吉尔
风暴四兄弟	(德国) 柏吉尔
别针	(德国) 柏吉尔

目录

contents

小鹿巴姆比去探险	(德国) 菲利克斯·索尔顿
灰尘仙女	(法国) 乔治·桑
不愿睡觉的小猫	(法国) 弗朗西丝·玛格丽特·福克斯
梦想成为一只鸟的小熊	(法国) 阿黛尔和卡特·德利厄
从天堂里来的马	(西班牙) 凯瑟琳·科布伦茨
小屋子	(美国) VL 柏
狼孩毛格利	(美国) 华特·狄斯尼
沃克瓦之鹰	(美国) 詹姆斯·巴克姆
世界动物大会	(墨西哥) 古埃多米勒
时间布	(墨西哥) 海·帕·罗德里格斯
小獾和孩子	(乌拉圭) 基罗加
蛇宝石	(印度) 普列姆·昌德
不愿开花的秋海棠	(以色列) 露丝·芙尔
煤炉子的故事	(加纳) 娜工阿杜马

八音盒里的城市

〔俄罗斯〕符·奥陀耶夫斯基

爸爸把一只八音盒放在桌上。

“来呀，米沙，快来看！”

米沙是一个听话的孩子，立刻放下了玩具跑到爸爸跟前。啊，他瞧见了什么！多美丽的八音盒啊！五彩的，用玳瑁镶嵌的。小盖上又是些什么！城门、小塔、小小的房子；一幢、两幢、三幢、四幢……简直数不清楚，愈远愈小，而且都是‘金色的；树林也是金色的，但树上的小叶子却是银色的；树林的后面，小小的太阳刚刚升起来，玫瑰色的红光染满了整个天空。

“这是个什么小城呀？”米沙问道。

“这个叫做叮叮城。”爸爸答道，一面触动了八音盒的发条……

啊，发生了什么事？突然，不知在什么地方，奏起了音乐。这音乐是从哪里传来的，米沙简直糊涂啦：他跑到房门旁——不要是隔壁房里传来的吧？又跑到挂钟下面——莫非是从钟里传来的？又跑到写字机旁和碗橱边；他一会儿到那里一会儿到这里地倾听着；又望望桌子下面……最后米沙才相信：那音乐的确是从八音盒里奏出来酌。

他跑近八音盒，瞧着。于是可爱的太阳从树后面升了起来，慢慢地在

天空中移动。天空和小城就愈来愈明亮了；小小的窗子，都映着鲜明的红光，那些小塔，也似乎在闪耀发光啦。

那可爱的太阳在天空中移动着，转到另一边去，愈来愈低，终于被山岗完全遮没了；于是小小的城市发暗了，百叶窗关了起来，塔也发黑了。可是黑暗并不长久。天空里开始出现了颗小小的星，然后又出现了一颗，终于，一弯新月从树背后窥视出来，小小的城市又开始亮起来了。窗玻璃反射出银白色的光辉。小塔也发出淡青色的光芒来。

“爸爸！爸爸！我能走进那个小城去吗？我多希望能够这样啊！”

“难得很，我的宝贝；因为这个小城和你的身材不相称。”

“不要紧的，爸爸，我人小，只要你允许我进去，我多么想知道里面在做什么呵……”

“是的，我的宝贝，没有你；里面已经狭窄得很了。”

“谁住在小城里呢？”

“谁住在小城里？那里住着许多小铃铛呢。”

爸爸说着就揭开了八音盒的盖子。你想米沙看到了什么？许多小铃铛，许多小锤子，圆轴，还有齿轮……米沙觉得奇怪极了。

“这些小铃铛有什么用处？小锤子又是做什么用的？还有那圆轴上面为什么生着许多小钩子呢？……”米沙问着爸爸。

但是爸爸答道：

“我不告诉你，米沙，你自己去看得仔细些，再多想一想；也许就能猜出他们的用处来。可是你不能动那发条，要不，全会毁坏的。”

爸爸出去了，米沙留在八音盒旁边。他坐着坐着，向八音盒瞧着瞧着，又苦苦地想着想着：这些小铃铛怎么会敲响的？

那时候，那一直在奏着敲着的音乐声渐渐地低下去、低下去了。

好像有什么东西把每个声音钩住了，又好像有什么东西把一个声音从另一个声音上面推了开去。于是米沙看见：盒子下面的两扇小城门打开

了，而且从里面跑出一个小家伙来。他的头很小很小，而且是金色的。身上穿着一件钢制的裙子。他停在城门边在向米沙招手呢。

“咦，为什么？”米沙想道：“为什么爸爸说这城里没有我进去已经很挤了？不，看来里面住着许多和善的居民——瞧，他们请我去做客呢。”

“能允许我进去，我真高兴极啦！”

米沙一面喊着一面向城门口跑去。他诧异地看到，那城门的高低恰巧跟他一样。米沙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孩子，他认为首先应该向自己的向导人招呼一下。

“有幸和你交谈，”米沙问：“能否允许我请教尊姓大名？”

“叮，叮，叮”那个陌生人回答道：“我是一个铃铛孩子，是这城里的一个居民。我们知道你非常想到我们城里来做客人，因此我们决定请你光临到敝城访问。叮叮叮，叮叮叮。”

米沙恭敬地向他鞠躬。铃铛孩子就挽了米沙的手，他们一起走去。在这儿米沙看到，他们头上是一道圆拱门，那是用金边的彩色印花纸造成的。在他们的前面是另一道圆拱门，只是略微小些；第三道又小些，第四道更小些；这样，一道道的圆拱门愈到远处就愈小。那最后的一道圆拱门，似乎只有那位向导人的小头才能钻过去。

“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邀请，”米沙对他的同伴说道：“可是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利用这个好机会。对的，我能够自由地走过这里的几道圆拱门，可是那面，远处，你瞧，你们酌圆拱门多低呀。那面，请恕我坦白地说，我连爬也爬不过去。我很奇怪：你们怎么能通得过那些低矮的圆拱门？”“叮叮叮！”铃铛孩子回答道：“我们走吧。请你不用担心，只要跟着我来好了。”

米沙听从了他的话。果然他们每走一步，圆拱门就似乎高起来啦。两个孩子自由自在地通过了它们。当他们走到最后那道圆拱门时，铃铛孩子就请米沙回头去看。米沙一回头，他看见了什么？刚才他进城后走过的第

一道圆拱门；似乎变得很小很小。好像在他们走过后，它们就降低了。米沙觉得非常诧异。

“怎么会这样的？”他问自己的向路人。

“叮叮叮！”那位向导笑着答道：“远处的东西总是这样的。看来是你
对远处的东西没有仔细的观察过：因为远处的东西看上去似乎总是很小，
但是当你走近它的时候，它就大起来了。”

“是的，这很对。”米沙答道：“我到现在为止，这个道理还不曾想到
过，那一次我碰到的情形，一定就是这样的：在三天前，我想画一张图
画，我想画一个在我旁边弹钢琴的妈妈和坐在房间那头看书的爸爸。可是
我画来画去总画不好；画呀画的；竭力想画得像一些，但在纸上，爸爸却
坐在妈妈旁边，他坐的沙发紧靠在钢琴旁边了。但事实上我明明看到，钢
琴在我身旁的窗子下，而爸爸却坐在房间那面的壁炉旁，当时妈妈告诉
我，应该把爸爸画得小一些。我还以为妈妈在和我开玩笑，因为爸爸要比
妈妈高大得多啦。但是现在我明白妈妈说得很对：爸爸应该画得小些，因
为他坐在远处。谢谢你的解释，我非常感激！”

铃铛孩子使劲地大笑起来：“叮叮叮，多可笑啊！不能画出妈妈和爸
爸！叮叮叮！叮叮叮！”

米沙很不满意铃铛孩子这样毫不留情地嘲笑他，于是他很有礼貌地问
道：“请问你，为什么你每讲一句话，总是要说‘叮叮叮，叮叮叮’呢？”
“这是我们的口头语呀，”铃铛孩子答道。

“口头语？”米沙批评道：“爸爸说过的，说话的时候带着口头语，是
很不好的习惯。”

铃铛孩子咬紧了嘴唇，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他们面前又是一道门。门打开来，米沙发觉自己已在街上了。啊，这
是什么样的街道呵！又是什么样的城市呵！马路都是一片片彩色的螺钿[山
an) 嵌出来的；天空是五彩的玳瑁；那金色的小小的太阳在空中移动着；

你向它招招手，它就会突然降下来在你的手周围绕上一转又升到空中去。街道上的每幢屋子都是钢的，磨得光光的，而且屋顶是用五光十色的贝壳盖起来的。在每个屋顶下面，坐着一个穿银色小裙子的金头铃铛孩子，小小的铃铛孩子很多很多，而且一个比一个更小。

“不，这一次他们可骗不了我啦，”米沙说道：“这只是我远远望过去是这样罢了，其实这些铃铛孩子都是一样的。”

“可是不对，”米沙的同伴回答道：“我们铃铛孩子不是一样的。假使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敲起来就都是一种声音啦。可是你听，我们唱的什么样的歌啊！这是由于我们之中，有的人比较大一些，他的声音就比较强一些的缘故，难道你连这个还不懂吗？米沙，你明白了吗？这对你是一个教训：等会儿上前去，可不要笑他们有愚蠢的口头语啦。有的人虽然有口头语，却比某一种人懂得更多，从他们那儿可以学到一些新知识呢。”这一下就使得米沙不说话啦。

当时，许多小小的铃铛孩子把他们围起来了。他们拉着米沙的衣服，叮当，叮当响着，跳着，跑着。

“你们在这儿多快活啊！”米沙说。“我宁愿留下来永远和你们在一起。你们整天不需要做事，也不需要上课，也没有教师，而且还整天地奏音乐。”“叮叮叮！”铃铛孩子们喊道：“他还以为我们快活呢！不！不！米沙，我们的生活是很糟的。是的，我们没有功课，但那又有什么意义？我们并不怕功课。我们所有的不幸就在于我们这些可怜虫没有事情做；我们既没有书，又没有图画；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什么事都没有，每天老是玩着玩着。米沙，你得知道，这是最最没有趣味的事。你相信吗？我们有美丽的玳瑁的天奎，这很好；有美丽的金色的太阳，金色的树，这也很好；可是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却看够了，所以这一切使我们觉得讨厌极了。我们不能出城——一步，因此你可以想得到：永生永世一事不做地住在这盒子里是什么滋味，即使这里有美妙的音乐！”

“是的，”米沙答道：“你们说得很对。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例如，平时放学后，拿玩具来玩，多开心呀。可是在假期里，我整天地玩耍，往往快到傍晚时就觉得厌倦了：那时候，凭你去玩这样那样的玩具，都觉得一点不可爱啦。我好久不懂，为什么会玩厌的，现在我可明白了。”

“是的，但是除这个还有别的灾难呢。米沙，我们还有好些叔叔。”

“什么样的叔叔。”米沙问道。

“锤子叔叔。”他们答道：“他们多凶啊！他们常常在城里走来走去而且敲打我们。我们中间身材高大些的人被他们‘笃克’、‘笃克’地敲的次数倒比较少，小孩子就简直被他们敲得受不住。”

果然，米沙看到有几位先生沿街走着。他们有细长的腿，而且有一个特别长的鼻子。他们在窃窃地交谈着：

“笃克，笃克，笃克！笃克，笃克，笃克！举起来呀，敲下去呀，笃克，笃克，笃克！”真的，这些锤子叔叔一面走，一面就不断地在这一个铃铛孩子的身上“笃克”，一下，又在那个孩子的身上“笃克”几下。米沙不禁替这些可怜的铃铛孩子非常难过。他就跑到那几位先生前面，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然后好意问他们为什么要毫不留情地不断打那些可怜的孩子们。

锤子叔叔们回答他道：“让开些，不要打扰我们！在那座高屋子里，一个穿长袍的监督，在那儿躺着而且命令我们敲打铃铛孩子。他们老是打着滚，钩着我们。笃克，笃克，笃克！”

“你们这儿的监督是什么样的？”米沙问铃铛孩子。

“那是‘圆轴’先生，”他们叫道：“他是个很和善的人。他整日整夜不离开长沙发。我们对他倒没有怨恨。”

米沙向圆轴监督家走去。他一看，监督果真躺在长沙发上。他穿着长袍在沙发上不断地翻身，可是脸却老是朝天的。长袍上有无数的刺和小钩子。当他一碰上锤子叔叔时，他就先用一个钩子把锤子叔叔钩起来，然后

放出去，那个锤子叔叔就敲起铃铛孩子们来了。

米沙刚走近那位圆轴监督，监督就喊起来了。

“舒雷，莫雷！谁在这里走？谁在这里闲逛？舒雷，莫雷！谁呀，还出去？谁呀，打扰我的睡觉？舒雷，莫雷！舒雷，莫雷！”

“是我。”米沙勇敢地回答道；“我——米沙……”

“你来干什么？”圆轴监督问道。

“因为我可怜那些铃铛孩子：他们又伶俐，又和善，是多好的一群小音乐家啊。可是在你的命令下，锤子叔叔们，却不断地去敲打他们……”

“那对我有什么关系，舒雷，莫雷！我不是这里的头子。让锤子叔叔们去敲打铃铛孩子吧！这关我什么事！我是一个和善的监督，一年到头睡在沙发上，从来不朝谁看一眼的。舒雷，莫雷！舒雷，莫雷！……”

“在这个小城里，我学来了许多新见识啦！”米沙自言自语地道：“有时候监督不断地瞅我时，我还非常生气哩。我想：‘好凶啊！他既不是我的爸爸，又不是我的妈妈；我在顽皮，关他什么事情？但愿他能明白这一点，而且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才好。’不，现在我明白了：当可怜的孩子没有人照顾时，他们会遭到什么事情呵！”

那时候米沙又向前走去——然后停了下来。他一看，在他面前有一顶金色的帐幕，周围垂着珍珠串成的流苏。在帐幕顶上有金色的风信机在旋转，好像一架小风磨。在主幕里面坐着发条公主。她像一条长蛇般一会儿把身子卷紧，一会儿把身子放松，而且正不断地在推着圆轴监督的腰呢。米沙诧异到极点，向她说道：“亲爱的公主！为什么你要不断推动监督先生的腰？”

“席茨，席茨，席茨！”公主答道：“你这笨孩子，没有判断力的笨孩子，什么都看到了，却什么都不懂得！如果我不推动圆轴监督，圆轴监督就不转动啦；如果圆轴监督不转动，他就不能钩动锤子叔叔，锤子叔叔他们就不去敲铃铛孩子；如果锤子叔叔不敲铃铛孩子，铃铛孩子就不作声

啦：铃铛孩子不作声，那么好听的音乐就奏不出来啦！席茨，席茨，席茨！”

米沙很想知道公主说的是不是真的。他俯下身子用手指把公主压了一下——会发生什么呢？

忽然发条公主用力弹了开来，圆轴监督就剧烈地打起滚来，那些锤子叔叔很快地笃克、笃克敲打起铃铛孩子来，那些铃铛孩子们立刻发出一阵嘈杂的铃铛声来，突然，发条公主爆裂了。

于是一切都静下来了：圆轴监督不动了，锤子叔叔倒了下去，铃铛孩子们转到旁边去了，那小小的太阳挂着不动了，小屋子都倒塌了……

米沙这才记起：爸爸曾嘱咐过他切不可去触动发条。他不禁惊慌起来……于是他醒了过来。

“你在梦中看到了什么？”爸爸问道。

米沙好久没有清醒过来。他一看：还是在爸爸房间里，在他的面前还是放着那只八音盒。爸爸和妈妈正坐在他旁边对他笑呢。

“铃铛孩子们到哪儿去了？锤子叔叔到哪儿去了？发条公主又到哪儿去了？”米沙问道：“难道这是梦吗？”

“是的，米沙，你被音乐催眠了。你在这儿打瞌睡打了好一会儿呢。至少你把你梦见的一切告诉我们吧？”

“你瞧，爸爸，”米沙说道，一面揉着眼睛。“因为我老是想着知道：在八音盒里，音乐是怎么奏起来的？我就仔细地瞧着、研究着，究竟里面是什么在动，而且为什么会动；想着、想着，快要弄清楚的时候，忽然我看见八音盒上的城门开了……”这样米沙把他的梦按照次序讲了一遍。

“哦，我知道了。”爸爸说：“八音盒是怎么发出音乐来的，事实上你差不多都懂得了；可是等你长大了，学了机械学，那时候你会懂得更多呢。”

（李恨民 译）

一棵苹果树的来历

〔俄罗斯〕乌中斯基

树林里长着一棵野生的苹果树；秋天，树上落下一个酸苹果。鸟儿们啄光了这只果子，连里面的籽儿也吃了。只有一粒苹果籽儿藏在泥土里，保存下来了。

冬天，苹果的种籽躺在白雪下面；春天，当阳光照耀着潮湿的土地，苹果籽儿开始发芽，向下伸出了根须，向上钻出了两片嫩叶。从两片小叶中间冒出了带着小芽的细茎，从小芽里向上长出了一片片绿色的叶子。长了一个芽儿又一个芽儿，吐了一片叶儿又一片叶儿，抽出一条枝儿又一条枝儿——这样过了五年，在种籽落下的地方，一棵相当漂亮的苹果树成长起来了。

一个园丁带着铁锹来到树林，他看见了这棵苹果树。

“真是棵好树！我要它大有用处。”

园丁说着就动手掘土。小苹果树浑身颤抖，它想：“我可完了。”出乎意料的是，园丁掘得小心谨慎，尽力不损伤树根；他把苹果树移到果园里，栽到了肥沃的土地上。

在果园里，苹果树变得神气起来了，它想：“既然把我从树林移到果园来，说不定我是棵罕见的树。”它傲慢地看着四周那一棵棵丑陋的小树

桩，树桩上缠裹着布条条。它还不知道，它自己已经进了育苗场。

第二年，园丁拿起一把弯刀，开始切割苹果树。苹果树浑身发抖，它想：“哎呀，这一回我可全完了！”

园丁削去了整个绿色的树冠，只留下一根树桩，又在树桩顶上劈开一条小缝儿，把从良种果树上取来的嫩枝儿插在缝隙里，接着用特制的泥把创口护好，再缠上包布，四周插上几根木棍，然后他就离开了。

小苹果树像生了一场病一样受到了挫折；但是，它年轻，有力量，很；陕就恢复了健康，嫁接的树枝长起来了。树枝吸吮着健壮的苹果树的汁液，长得格外迅速：钻出一个芽儿又一个芽儿，吐出一片叶儿又一片叶儿，滋生一个杈儿又一个杈儿，长成一条枝儿又一条枝儿——这样过了三年，小苹果树绽开了一朵朵粉白色的香花。粉白色的花瓣凋谢了，花托儿上露出了绿色的子房，临近秋天，长成一个个苹果，这再不是野生的酸苹果，而是红喷喷又甜又酥的大苹果！这棵苹果树长得非常出色，致使很多果园的园丁都来向它索取嫩枝儿，以便嫁接更多的果树。

（谷羽 译）

木工场里的争吵

〔俄罗斯〕伊林

木工场里面发着各种各样的响声。锯咕咕地嚷着，锉嗤嗤地叫着，斧头吆喝着，锤子丁当着，这许多工具都抢着说话，声音一个比一个高。它们每个都想证明自己是工场里最主要的一个。

“我咬，我咬，我老是咬！”锯一面把木板锯开，一面翻来覆去地拉着长调子说，每说一句话，就吐一口锯末。“我有一百只牙齿，每只牙齿都像刀一样锐利。”

“嚯！嚯！”斧头吆喝说。“别到我跟前来！我一下子于把顶粗的木头劈成两半！”

“嘘！嘘！全是吹牛！”刨子一面沿着木板移动，一面对斧头讥笑着，官每走一步都扔出一卷刨花。“你只会做些粗活。如果一件东西做得太粗糙，人们常常这样说：‘这又是斧头干的活儿。’你算不来一个细木工！你只是个粗木工。你简直连工作台都用不到。你看我们刨子！我们把木头刨平，刨得它又光又滑。”

“闭你的嘴！”锯说。“如果没有锯在树林里把树木锯下来，你什么也别想做。没有锯，房子盖不了，桌子也做不成。工场里的工具没有比我再好的了。怪不得主人这样疼爱我，保护我。我只要是到了主人手里，他马

上拿起锯锉来把我的牙齿分开——一个右边，一个左边。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我工作起来更加轻快方便。锯齿分开以后，它就会开出一条宽阔的小路，使得前后走起来方便。”

“得！得！”锤子喊得山响，打断了锯的高谈阔论。“我的声音比什么响声都大。这就说明，我在这儿是最主要的。当然，也有各种不同的锤子。我有两个姊妹。一个叫木锤，一个叫大铁锤。虽然是亲姊妹，性情可不一样：一个性软，一个性硬。木锤全是木头的，她只能够敲凿子或者鋎子。而铁锤是用钢做的。她在我们这里可没有什么活儿。她在铁工场那儿工作。锻铁工人把她拿在手里去锤打烧红的铁块，铁块马上就给打扁了。”

“我们的家族并不小，”锯说。“要知道，锯也有各式各样的。比如，我叫做‘横锯’：我把树木的纤维横断锯开。我的妹妹叫做‘纵锯’：她是顺着树的纤维去锯的工人。我和她是孪生姊妹。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只有牙齿不同。我们家里数钢丝锯最小。人们用它来锯薄木板。可也有把木头锯成木板的大锯。只要是到锯木工厂里去过的人，就会看到怎样从大锯木机的一头送进木头去，从另一头送出锯好的木板来。”

“可我的家族更大，”刨子说。“我的弟兄们数都数不清。老大叫长刨，老二叫二重刨，老三叫剃刨，老四叫粗刨，……”

“胡扯！”斧头好像在斫东西。“你别拿名字来吓人。什么‘粗刨，槽刨……’的。我简单就叫做斧头，我的工作也简单，但是做的工作可不错。假如要斫平或者劈碎什么东西，这活儿让谁去做呢？斧头！”

“真是个粗暴家伙！”刨子说。“老是打断人家的话。你看就是这样。我有许多弟兄，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长刨刨长木板，怪不得它自己也是长长的身材。曲刨是驼背的技工，专门刨凹洼的地方。剃刨沿着突出的板面和小沟走，普通的刨子是到不了那个地方的。粗刨……”